



新藤兼人 著

狼

中国电影出版社

2
8

电影文学剧本

狼

(日本)新藤兼人 著

李正倫 译

根据日本近代映画协会印制的剧本译出

内 容 说 明

这个剧本描述日本某人寿保险公司招考一批失业的人来做保险經紀人。他們不顧人們的嘲笑辱罵，求亲告鄰、挨門串戶去为老板兜攬主顧，好讓自己每天能得到一頓粗茶淡飯。但是，尽管他們忍辱吞声，賣盡力气，也还是免不了被老板們一脚踢出門外。有五个眼看就要被保險公司辞掉的經紀人为生活所迫，走投無路，終于搶劫了一輛郵車。*其实，他們并不是強盜，他們原来是些普通的人，工人、教員、小職員等，他們沒有过高的奢望，只想求得温飽，但他們这一点起碼的要求也达不到——他們被称为匪徒，被称为“狼”，戴上枷鎖，投入了監獄；而那些以別人的血汗来供養自己的人却腦滿腸肥，逍遙自在。这个剧本是对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血泪控訴。

狼

(日本)新藤兼人 著

李正倫 譯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金銀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開本 787 1/3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 $\frac{5}{8}$ · 字數 63,000

印數 1-2 200册 定价(2) 0.24元

統一書号: 10061.44

人們都稱他們是“狼”。但是，逼得這些
貧窮而善良的人們落到這步田地而成為“狼”
的本質是什麼呢？

一群螞蟻正死死咬住一條蟲子
生與死的搏鬥——想把蟲子拖走的螞蟻群和蟲子垂死的掙扎。

一張滿臉汗水的女人的面孔，正在目不轉睛地俯視着螞蟻和蟲子的搏鬥。

突然，她好象驚醒了似的，仰起臉來。

一條乾燥的單綫公路，筆直地伸向遠方，明晃晃的使人感覺頭暈。

象團烈火般的盛夏的太陽。死一般的寂靜。

一邊是斷崖下的大海，但是沒有波濤的聲音。

另一邊是陡峭的山坡，一片蒼翠。

遠遠聽到卡車馬達的響聲。它漸漸地隨着車輪震動大地的響聲而加強。

從直綫的盡頭處出現了一個黑點。它捲起了一片塵土。這是一條坡道。

司機加大了油門——一輛開足了馬力運送郵件的汽車迫近眼前。

從山坡的草叢中，兩個男人不慌不忙地走出來，站在卡車的前面擋住去路。

慘叫般的急剎車。煙塵瀰漫。

司機助手從車窗里探出頭來大聲喊道：

“混蛋！”

兩個臉上毫無表情的男人，慢吞吞地跳上卡車兩旁的踏板。

一个人把藏在背后的出了鞘的日本刀一声不响地伸进駕駛台。

另外一个人把猎枪的枪口頂在司机的身上。

司机、押运員、助手面色蒼白，呆若木鷄。

拿刀的男人：“請你按照我的話办事。”

他那种十分客气的口吻跟他的行动完全不相符合。

拿猎枪的男人：“开吧……。”

他一只脚踏在踏板上說着。

汽車开动。

顫抖的手操縱着駕駛盘。

汽車在枪口沉默的指使下前进。汽車拐了个弯。向海濱駛去。汽車在剛剛能通过車輛的、被草叢遮沒了的道上前进。

汽車出現在海濱。

一个男人从前面的草叢中跳出来，摆摆手，叫汽車停住。

拿猎枪的男人打个手势，讓車上的人都下車。

三个人一齐走下車来。

被吓昏了的三个人听到从背后傳来了脚步的声音。

他們回头看了看。

兩個女人正在目不轉睛地望着他們。

报纸上刊登的消息

襲击邮政汽車的匪徒

男女一伙共五人 武器是猎枪和日本刀

白晝的匪徒

五人一伙的强盜襲击邮政汽車

立川近郊的原野

上学的兒童們跑过去。

一輛新型的別克牌轎車陷进泥溝里。

警察在攔阻着看熱鬧的群眾。

警車的警笛聲——警車开到前面那條道路上停下來，警長、便衣警察一齊下來。

緊接着就是報社的汽車——記者、攝影記者等都一齊跳下車來。

報紙上刊登的消息

发现匪徒們逃走時駕的汽車

眾匪可能潛伏在市內

立川的原野发现別克牌汽車

搶劫郵政汽車的強盜即將逮捕

警察廳的門口

警車減低了速度開了過來。

記者、攝影記者從大門里跑了出來。擔任警戒的警察們連忙制止他們。

便衣警察從汽車上跳下來，一個戴着手銬的窮人模樣的女人跟着下來。這個女人就是矢野秋子。

秋子由警長和便衣警察架着兩條膀子，低着蒼白的面孔從汽車里出來。

警察廳的走廊里

秋子被警察拖着兩臂往前走。

攝影記者搶上前去拍攝照片。

偵察本部

秋子被帶進來。

警察廳和它所管轄的警察署的兩個偵察本部的警長、便衣警察，一窩蜂地迎上前來。

在人們當中，秋子發現了戴着手銬的原島元男。

秋子一楞，她想要說什麼，但是沒有說出來。

元男：（瞪大了眼睛）“這是怎麼啦！”

秋子情不自禁地想跑到他跟前去。

架着她兩臂的便衣警察狠狠地拖住她。

鎂光燈一閃一閃地，攝影記者在拍照。

秋子想要用戴着手銬的手掩住臉。

鎂光燈在她臉上閃着光芒。

秋子由於神經受了過度的刺激而視覺模糊起來。

原島的面孔，所有人們的面孔都成了漆黑一片。

雨雪交加

濕漉漉的人行道。

打着雨傘的人群。

雪花隨風飄舞。

大廈的窗戶（四樓）

飄上一層雪花的玻璃窗——一個女人呆呆地向窗外望着。
這是矢野秋子。

四樓的一間屋子

狹長的、有着說不出來的一種陰森氣氛的屋子。

二十一個人都默默無語地在佇候着。

九個男人和十二個女人，他們差不多都是中年人，也有將

近衰老的人。

屋子里沒有任何陈設。在靠近入口那扇門的牆下，放着一張皮面的長靠椅。

椅子上坐着男女七人，有的人眼睛看着自己的脚下；有的望着對面的牆壁出神。

三川义行坐在椅子中間，因等得無聊而搖晃着上身。

對面牆下的男女八人，有的靠牆站着；有的蹲在那里。

吉川房次郎肩膀倚着牆站在那里。

只有靠狹窄的牆這一面才有窗戶，矢野秋子、藤林富枝和一個將近衰老的男人站在那里。

其餘的三個人無精打采地站在屋子中間。

原島元男呆呆地望着那堵沒有窗戶的牆壁。

人們都在有意識地彼此躲避着對方的視線。

每個人的服裝都是破舊的。男人都穿着西服，女人中間也有穿和服的。

門發出輕微的響聲。

大家都一齊向着門那一面望去。

通往鄰室的門開了。

出來的是一个五十歲左右、飽受窮困折磨的男人，他在大家面前顯得舉措慌張，有點自慚形穢的樣子，向大家點了點頭。他躡手躡腳地向另一面牆根走去。這個人叫山本秀夫。

女辦事員探出頭來。

女辦事員：“矢野秋子先生。”

“有！”

秋子茫然地回答了一聲。她那曾修飾過的臉上，顯出一副緊張的神色，走進門去。

考場

寬敞的屋子。

屋子里开着明亮的螢光灯。

窗戶前面擺着一張接待客人用的条桌。考試人員共有三个：營業課長坐在中間，下手有两个辦事員正在整理履歷表等。

每个人都穿着雪白的襯衫，洗得干干淨淨的洋服，頭髮梳得整整齐齐，和隔壁房間里的人們相比，好象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女辦事員坐在門旁的桌子后边。

秋子走进来，一进门就行礼。

課長：“啊，請到这边来吧。”

他的語調十分客气。

其他的考試人員也用藹然可亲的眼光迎接秋子。

秋子低着头走上前来，又行了一个礼。

課長：“您就是矢野秋子先生嗎？”

秋子：“是。”

課長往履歷表上看了一眼。

課長：“是寡婦啊。”

秋子：“是。”

当她的眼睛往下瞧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把袖口往里掖了掖。

用旧材料改作的衣服，袖口上已經破得很厉害了。

課長：“是因为战争嗎？”

秋子：“是的。”

考試員甲：“那太可憐啦。”

考試員乙：“孩子呢？”

秋子：“有一个孩子。”

考試員甲：“以前都干过甚么事情？”

秋子：（难为情的样子）“……”

課长：“用不着有什么顧慮，人嘛，漫长的一生，有可悲伤的事情，也有值得高兴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有啊。”

秋子：“不錯。”

課长：“就拿当保險經紀人來說，乍一看是一种挺不好办的事情，可是也得看各人的能力，搞好了会有很大的收入。怎么样，能干得了嗎？”

秋子：“啊，請多多帮忙吧。”

休息室

站在屋子中間的营业課长和顏悦色地看了看这二十二个人說：

課长：“恭喜大家。在座的諸位全都幸运地录取啦。这实在是值得向大家道賀的。为了祝賀大家即將順利地展开工作，虽然不成什么敬意，我們也打算請大家吃頓午飯。那末，就請都到这边来吧。”

隔壁那間屋子

所有考試用的桌子都拼在一起，条桌放在中間，二十二碗蛋蒸飯摆成一行。

課长：“請吧，不必客气。”

一面說一面往屋里讓。

办事員們也模倣着課长那种很有礼貌的口气讓着大家：

“請吧，請吧。”

“請到这边来吧。”

他們每个人都偏促不安地互相觀望着，有的显得十分胆怯的样子，彼此都爭着坐在最下手的座位上。

課长：“請到这边来吧，当一个保險經紀人講客气是頂要

不得的。（向办事員）喂，快倒茶吧。”

办事員們开始倒茶。

他們之中有一个人，連忙掀开碗盖，拿起筷子，一看其余的二十一个人都象木头人似的正襟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只好把碗盖盖上了。

課长：“諸位，我来給大家介紹一下。”

这时候，支店主任已經来了。

課长：“这位就是我們东洋人寿保險公司新宿支店主任神森鉄五郎先生。”

支店主任看起来虽然并不是一个具有高深素养的人，但外表却完全是一副紳士派头。

支店主任也滿有礼貌地：

支店主任：“我就是支店主任神森。諸位从有数的几家人寿保險公司当中，選擇了我們东洋保險公司，实在是令人感激，我向大家深表謝意。”

二十二个人帶着偏促不安、或者說是有点羞怯的神情点头答礼。

支店主任：“別看我現在担任支店主任的职务，早先也和大伙一样，我也是个外勤員……請吧，請用飯吧。”

大家点头答礼，並沒有吃飯。

支店主任：“我的老家是尾道。我当初是在夜中学讀書的，白天在市政府当勤务員。有一天，我們組长那里来了一位保險經紀人。他滔滔不絕地叨咕了兩三个鐘头，當場就有三四个人加入了保險。我从那一天起也就辞掉了市政府的工作。因为我認为凭着自己的手腕和一張嘴就能够飞黃騰达，只有当保險經紀人……請吧，請用飯吧。”

大家点头答礼，但都躊躇不动。

其中兩三个人下了最大的决心，拿起了筷子。

有的剛伸出手又縮了回去。

大多數人都是固執地矜持着。

拿起筷子的人現在已經沒有辦法，下了決心似的慢慢地吃了起來。

支店主任：“我進了保險公司以後，我才感到干保險勸說員這行職業並不光彩。就跟討飯的一樣被人家瞧不起。朋友們都瞧不起我，認為你這個傢伙當了保險經紀人啦，算是到了頭啦，親戚本家也都看不起我，簡直弄得我心灰意冷。可是現在怎麼樣呢。過去瞧不起我的那些人，如今卻用羨慕的眼光看着我。象這樣能夠發揮自己才能的職業在哪一行里都是找不到的。今天幸運地被錄取了，請位，每個人都可以說是深刻地認識到保險工作這種重大意義而志願來應考的。這一點，我體會得非常深刻，不勝欽佩之至。……請吧，請吧。”

有兩三個人開始吃飯。

支店主任：“那末，我深切地盼望請位熱情地參加學習，盼望請位都能成為我們東洋人壽保險公司有才能的外勤員……請吧，請吧，請用飯吧。”

講習的第一天

還是原來那間屋子，原來的桌子，原來的二十二個人，他們都打開了筆記本，拿着鉛筆，全神貫注地在聽講。

晴朗的天氣。支店主任站在明亮的窗前正在口若懸河地講着。旁邊坐着營業課長和辦事員。

支店主任：“人壽保險是人們家庭生活最可靠的保障。每個人交的保險費都通過保險公司成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要是國家富足，力量強大，個人的生活也就能夠提高。所以，動員人們加入人壽保險，是一種國民運動。”

大家都在積極熱情地記筆記。

支店主任：“一人帮万人，万人助一人，这种互相帮助的美德，正是我們东洋人寿保險公司的創立者牧田早夫的生活信条。諸位應該好好地体会到这一点，在只有劝导保險才是神圣的职业的这种自豪感之下，希望大力地展开工作吧。我認为僧侶和劝导員之間的职务是相同的。因为他們同样都是救災救难的傳道者。好了，諸位請用午飯吧。”

原来的那間房間和以前一样的布置

蛋蒸飯摆成一行。二十二个人好象那些經過訓練的狗，在它們前面放上飼餌，不讓吃就不敢吃一样，毕恭毕敬地端然坐着。

伺候茶飯的勤务員們，好象在監視这二十二个人似的，也在一旁端然坐着。

支店主任不在，营业課长正在講話。

課长：“象那些住在漂亮的公館里的人們，第一流公司的董事們，想动員这样一些高尚的人物，那是徒勞無益的。因为他們这些人多半都已經加入了大戶头的保險，就說，連这些加入大戶头的，我們也正在派高級劝导員想尽一切办法去搞。我要求你們的是找那些住在大杂院里的人們，也就是說，以劳动者为对象。对于那些穷人要耐心說服，脚步要勤，要多費些精力，要不嫌煩难，毫不懈怠。把他們花在购买自行車票和打彈子的那些錢，都集中到人寿保險上来，这样也就是帮助了他們，帮助了国家，救济了諸位……。請吧，請吧，請用飯吧。”

講習的第二天

窗外下着傾盆大雨。二十二个人都打开了筆記本，拿着鉛筆。

一个矮胖、显得精力充沛的男人站在正面。这个人是西武

支部的桥本部长。

营业課长今天不在。坐在这里的办事員們还是前一天看到的那几个。

桥本：“从今天起我就是直接照顧大家的西武支部的桥本。也就是你們的直接上司。从明天起，就請你們到池袋的西武支部去上班啦。”

有一个人举起手来。

这人是山本秀夫。

桥本：“啊，有事嗎？”

大家都注視着山本的面孔。

山本：“关于保險的事情我們已經听了很多，劝导的提成啊，或者叫做报酬吧……。”

桥本：（很机灵地把話擋过去）“这对大家說来是最重要的事情，現在正要加以說明。”

人們，有的往前探了探身子，有的咽了口唾沫。

桥本：“你們从今天起，六个月之内以試用外勤人員的身分，每月領一千五百元的津貼。六个月之内要負責完成五百万元的任務，任務完成了录用为職員，完不成的話就解雇。”

人們流露出不安的神情。有的一听這話心里凉了半截。

桥本：“关于六个月之内的劝导工作，每劝导上十万元就有一千元的提成。也就是說，完成了五百万元的任務就可以得到五万元的收入。不过，劝导不上的話，一分錢也拿不到。”

西武支部的門口（早晨）

二层樓簡陋的洋房。

今天是阴天。秋子加快了脚步走进来。

二楼外勤員休息室

陈設簡陋空蕩蕩的屋子里，桌子排成兩排。

每一排是六張桌子相對着，一排的上手是橋本部長（櫻組）的桌子；另一排的上手是町田部長（梅組）的桌子。

梅部長是一個年近五十、矮個子的女人，一雙機敏靈活的眼睛戴着一副眼鏡。

櫻、梅二位部長都在喝茶。

來上班的外勤員，每個人都向部長行個注目禮。在出勤簿上蓋完簽到戳之後走開。

剛來不久的這一幫二十二個新職員都坐在屋子的一角。他們不安和緊張地看着眼前的情況。

秋子走進來，向部長那一面行了個注目禮，然後向大家跟前走去，又對大家行了個禮。

大家對她的到來象是增加了一份力量似的，並且顯出十分親切的样子歡迎她。藤林、原島、三川的到來，大家的表情也都是如此。

又進來一個人，這是吉川。他有點低聲下氣地恭恭敬敬地向部長那一面行了個禮，隨後他發現了坐在牆角處的伙伴之後，好象一塊石頭落下地般走了過來。

橋本部長站起身走過來。

橋本：“大家都到齊了吧？”

為了檢查一下是不是都到齊，大家彼此望了望。

橋本：“這裏的支部分成櫻和梅兩部。櫻部長是我，梅部長是那邊的町田先生。”

人們朝着町田那邊行了個注目禮。

梅部長的眼睛越過眼鏡上側，向大家望了望。

橋本：“因為櫻梅兩組目前正在積極展開競賽，希望大家特別加油啊。”

人們點頭施禮。

桥本：“支部长想跟大家講講話，大家先在这兒等一會兒……。”

他想要出去，恰好支部长已經走进來。

一个又瘦又黑的家伙。

桥本迎上前去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

西武支部长：“好的保險外勤工作是一种对人格的陶冶，它只依靠信念和誠实。这是外勤最重要的条件。我由衷地祈望諸位能在六个月之内完成任务，全体都能被正式录用。不过目前市面上銀根异常吃紧，諸位的前面还横亘着頗不容易越过的崎嶇难行的山崗。不过一越过这座山崗就是下坡路了。大家要不屈不撓，对人务必要和顏悦色，好好地拿出精神来干吧。我深切地希望大家，那怕是靠亲戚本家、友人知己的帮助；無論遇上什么样的困难，也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我期待着諸位成功。”

桥本从旁接着說下去：

桥本：“諸位，从明天起大家就要开始活动啦，今天，馬上就到我們东洋人寿保險公司丸之内的总公司去參觀一下吧。”

丸之内总公司

富丽堂皇的八层楼大厦。

桥本部长帶領着这二十二个穿得破破爛爛的人走了进来。

前厅大門

地上鋪着磨光大理石。用手一摸就感觉出特別重的玻璃門。

二十二个人帶着怯生生的表情，好象是走进了禁地一般，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

穿制服的守門員恭恭敬敬地向大家行礼。二十二个人也下